

宋學士全集
二四



貴州省圖書館
中文書



宋學士全集

(四十二)

J
17.8
1.2133

宋濂撰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宋學士全集

第二十四冊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宋

濂

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宋學士全集附錄目錄

卷二

贊

翰林學士宋公贊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陶 凱
林 温
貝 瓊
宋 廉
曾 士 勗
錢 宰
無 名 氏
蘇 伯 衡
無 名 氏
林 靜
王 禕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又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記

宋氏為善堂記

宋氏世譜記

書宋氏世譜後

胡翰

留睿

徐元

屠性

戴良

趙良恭

鄭濤

吳沈

許元

彭來復

方孝孺

方孝孺

胡助

王禕

宋氏世譜序

宋潛溪先生祠堂記

宋學士祠堂記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移文

浦江縣申建宋學士祠移文

傳

宋太史傳

宋潛溪先生小傳

行狀

翰林學士潛溪宋先生行狀

雜文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謝太史公

祭文

方孝孺

戚雄

姜良翰

薛應旂

韓叔陽

王禕

鄭濤

鄭楷

戴良

方孝孺

黃溥

又

祭太史公八首

翰林學士宋公改葬祭文

翰林學士宋公祠堂祭文

翰林學士宋公改葬墓誌

重闢宋文憲公藏地碑

陳 璉

方孝孺

無名氏

無名氏

潘 璋

熊人霖

宋學士全集附錄卷二

贊

翰林學士宋公贊

天台陶凱

粹若春溫。運藻思以凝神。澹若秋雲。儼豐儀之出塵。近而視之。若淵魚之潛鱗。遠而望之。若天馬之逸羣。故能追先哲之軌範。勸往聖之典墳。理深明。夫蘊奧。學允究於天人。士爭趨而問業。人盡慕於卜隣。采中林之蘭蕙。列清朝之縉紳。載筆直書於信史。吐辭制作於雄文。時鋪張於盛美。用黼黻於絲綸。是以進講內廷。入謁楓宸。侍宴每迎於朝旭。前席屢至於夜分。職兼贊善。道佐聖君。身不移於素操。志確守其真淳。巢阿閣之彩鳳。毓郊藪之祥麟。此所以振聲猷於宗社。垂德澤於子孫者歟。

又

永嘉林溫

神完而氣充。業精而德崇。涵泳乎詩書之澤。從容乎禮法之中。其際遇也。雖無驅馳汗馬之勞。其製作也。則有黼黻皇猷之功。故誦其文者。慕之如祥麟威鳳。被其教者。挹之如霽月光風。撓之而不濁。扣之而不窮。蓋其積之也厚。故其用之也豐。噫。此所以爲大雅之君子。而當代之儒宗也歟。

又

樞李貝瓊

落落昂霄之霜木。溫溫宗廟之文玉也。才既全而闕然不形。學已至而歉然不足也。及遇時顯融。出入金

門而夷曠從容。不異於林谷也。宜介者化之而裕。悍者遇之而服也。人固莫窺其淺深。是蓋齊得失而不驚乎寵辱也。

又

烏傷朱廉

該貫羣經。融釋百氏。董生酒正。昌黎雄偉。泰和之運。明兩之間。進敷帝典。退演王言。文傳遠邦。功在後世。奎壁當天。江河行地。

又

臨江曾士勗

貌溫而氣和。粹然君子之像。學充而文高。蔚然當世之望。有山林巖壑之姿。居金馬玉堂之上。斯人也。其不以富貴自榮。而以道德相向者耶。

又

臨安錢宰

氣之和也。佩玉其鏘。文之爛也。雲漢其章。是宜接武夔龍。齊驅班馬。煥乎金匱石室之光。

又

無名氏

恂恂其仁。溫溫其恭。純乎道體。粹然德容。學貫天人。才邁今古。當代宗師。後賢儀範。

翰林學士宋公贊

金華蘇伯衡

伯衡歸自京師。就見承旨先生於蘿山。獲見其小像。謹述贊辭。非敢曰美盛德之形容。聊附姓名於羣賢之末云爾。贊曰。

挺然命世之雄。展也間氣所鍾。在躬皆清明之積。生色惟仁義之融。絕學繼乎千古之上。卓識出乎萬人之中。早年傑然逍遙於丘壑。識者推爲文章之鉅公。願夙夜俛乎其進修。而意氣欲乎其謙沖。速進逢於昌運。遂深簡於淵衷。信夫相親猶魚之有水。豈惟際會若雲之從龍。始終一誠。必責難而陳善。出入兩宮。斯言行而計從。忱忱焉爲國育材。休休焉樂善有容。凡入官之俊秀。多及門之冠童。典司筆削。足以彰善。痺惡。敷爲制述。足以昭德表功。固由其言之立而道之崇。歸休山林。華夏仰其風采。不奉朝請。政事資其彌縫。蓋可見輿望之屬而宸眷之隆。此所以集斯文之福祉。登鄉邦之文獻。爲一代之儒宗也。

又

無名氏

昭皇猷。煥天章。文之祥。御太和。扶綱常。道之昌。何德容之溫溫。而神氣之揚揚。於戲。此豈非掌制乎玉堂。而壽斯文於靈長者乎。

翰林學士宋公贊并序

門人
吳興林 靜

天付斯文於人也。豈偶然哉。必有不合而同。不期而至者。故吾夫子與朱子。生同庚戌。今潛溪先生宋公之生。又於是歲。人謂聖賢之出。鍾靈降秀。爲世禎祥。天之所畀。信乎其不偶也。周室旣衰。先王之道。如日斯晦。微夫子。六經孰正。人道孰明。是大有功於萬世者也。時降道汙。寥寥千有餘年。乃能集其成。會其要。得吾夫子之指歸者。其惟朱子乎。公乘文明之運。贊一代之治。以其餘力。使學者復古。屏棄科第之趨。一闡於理義之學。其功不在朱子下。海宇之內。一人而已耳。然則夫

子之道。被於萬世。當時仕止乎魯。朱子在宋。號爲尙文之國。立朝僅四十日。終厄僞學。而公得君行道者甚久。澤能加於人。文可垂於世。光明峻大。照耀無窮。豈天之付公者。獨厚。公之報乎天者。亦將未艾也。公年六十八。卽謝政。天子數留止公。公固辭曰。天道惡盈。人道止足。辭意誠款。上知不可強。乃止。益見公進退從容。皆合乎道。宜其居爲儒宗。出爲勳德。以文華國。以道佐命。實有系於斯文之重輕矣。世之論公者。徒以文學際遇爲事。至公之得乎天。而契乎聖賢者。又烏能窺其端倪也哉。靜也不敏。游公之門頗久。四方之士。爭欲誦其言。識其人。有不可得。因寫公像。刻而傳之。非惟表公之德業。亦且以見我朝之有人也。謹敘而贊曰。

天開明廷。實生儒英。光儲岳降。維戍在庚。爚爚其氣。濯濯其精。昔潛今顯。爲國之禎。明珠在川。美玉在山。公貌之清。風行雨潤。蘭含芝蘊。公德之馨。如鳳之鳴。如龍之騰。如雲之變。如霆之轟。公文之宏。豈惟三者。以聖爲程。乃補袞職。乃持文衡。天子曰都。汝執汝經。往導胄子。夔職是膺。公拜稽首。揚言於庭。九卿百辟。尙其典刑。九域八蠻。慕其光聲。助垂竹帛。貌寫丹青。公告天子。乞我頽齡。亦有子孫。嗣我簪纓。公歸自朝。詞林之榮。懸車講學。衿佩日盈。回視河汾。厥澤弗稱。我從公游。春服旣成。山阿水涯。載止載興。毫分縷析。物無遁形。思我道義。樂我性情。我贊公像。德不可名。天高地深。令聞永貞。洪武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又

烏傷王 禕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晬。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

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又

金華胡翰

神若天游。色如春熙。浮游一世之間。發揮千載之奇。人皆推其才美。而曷嘗見其杜德之機也邪。

又

青田留容

有粹其容。心廣而體充。有碩其學。一時之所宗。曷不置於館閣之上。乃俾其傲兀山林之中。將尙友乎當世。非斯人吾將適從。

又

蘭溪徐元

德之盛者。貌必充。積之厚者。用必豐。觀其雄偉俊逸之氣。恢博宏大之學。豈幅巾短褐。久處於山林之中。鄉之先達。凋謝無幾。繼後而光前者。衆咸推仰於公。異日攄經濟之蘊。垂蓋世之功。寫圖於麒麟凌烟之上。吾有望於英風。

又

會稽屠性

不顧而長。何氣之昌。不露而揚。何言之章。空谷白駒。玉堂金馬。豈無伊人。風斯在下。

又

浦江戴良

以公爲優於德耶。則其才學之卓然者。固以披豁乎心胸也。以公爲優於才耶。則其德行之粹然者。固以

洋溢乎容也。以公爲才德之兩優耶。則其所以自處者。又皆不有於其躬也。夫德者。乃才之所資以發。而才者。乃德之所賴以充也。二者皆公之所有。而謂公之自有其有者。曾不足以知公者也。嗚呼。若公者。其殆有若無。實若虛。以慕夫顏子之遺風者乎。

又

關溪趙良恭

澄不清。撓不濁。涵天和。闡聖學。用之弘。施物博。藏之固。守道確。淑後進。推先覺。珠媚淵。玉完璞。輝日星。耀山岳。偉德容。敦涼薄。

又

浦江鄭濤

辭章不起以載道。則詆爲淫言。解詁不足以明經。則斥爲警語。蓋深懲於流俗之所溺。而有志於沂泗之餘緒。所以金玉道德。浮雲富貴。不爲外物之所遷。惟知天命之可畏。獨處一壑之間。思通千古之祕。此可謂抱遺經以自信。不以窮達而有異者也。

又

關溪吳沈

天地之間。文爲至異。自人生以來。不知其幾千萬億之多。而惟文章之士。則可得而數計。蓋其奪元氣之精華。發鬼神之幽祕。故造物者每靳之而不生。而既生之。則必栽培以成器。有美君子。局度凝邃。才高而行則能謙。志豪而學則甚粹。接諸公之踵武。會羣言之原委。善於胸臆者。浩乎江流之深。舒爲辭章者。粲如春葩之麗。信真宰之鍾奇。俾文脈之有繫。處山林而著書。登玉堂而掌制。雖隱顯之不可必。而在我者。

可以無媿。惟嘗知之真者慕之深。彼求之於丹青之肖似者。誠不足以窺其中之所至也。

又

金華許元

氣充以完。貌端而和。蓋其積於中者。日以益厚。故其發乎外者。粹然而無頗。知方進而未已。撫年壽之尚多。寧勇謝乎簪裾。而終冥情於薜蘿。歐潛溪之汙汙。仰長山之峨峨。每培高而浚深。曾遑恤乎其他。

翰林學士宋公贊

并序

釋章來復

古之君子。以文明道。登名於詞苑者。千有餘家。其能卓然爲天下後世所師宗者。不數人焉。自三代以降。若太史公。特起於漢。韓昌黎。獨拔於唐。歐陽文忠公。勃興於宋。虞文靖公。傑出於元。其統宗會要。卓爲大家。此蓋公論之不可掩者也。迨我皇朝。混一海宇。文運肇興。光嶽之氣。彌綸盛大。凡其所制作。振耀前古。然於其間。操觚執翰。煥焉獨當於文衡者。則景濂其人也。公金華大族。生質粹美。博通經史百家。至於釋老之書。無不研味。而探賾焉。故其發爲文詞。雄深峻潔。義理精到。讀之如龍騰大谷。蛟起長川。雷激雲奔。濤瀾震湧。千態萬狀。莫可得而端倪也。雖然。特見諸文辭之雄者。迺其清心寡欲。處榮不矜。履道超然。夷險一致。則又有高世絕塵之風。嗚呼。景星鳳凰。世不常覩。出則必爲太平之徵。惟公出處用舍。實有繫於斯文之重輕者矣。余託交方外。跡疎而心親。今因其門人黃叔陽。以公畫像見示。求余言。余忘言久矣。以公相契之深。不敢辭。姑述梗概而爲之贊。然觀者當以無相爲相。無文爲文。則庶幾與公相忘於物表矣。辭曰。

文章之宗。垂耀百世。聿紹賢傳。至道斯寄。希晉寥寥。或翁或張。不有作者。曷振其綱。允矣潛溪。才辯宏博。伊洛源委。孟韓渠媿。珠聯璧貫。大放厥辭。崑崙渤海。名聲四馳。進登文垣。任專國史。夙夜敬承。以佐天子。酬應萬變。素履泊如。卷舒無迹。雲行太虛。顧瞻浙河。際天莫極。璨璨光儀。金華千尺。我作贊言。於象何有。後人是師。泰山北斗。

又

彭韶

春日載陽。列宿繁張。江漢湯湯。是爲先生。德容之粹。文名之高。學問之長。外裔輔夏。復我綱常。功在萬世。曷其敢忘。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方孝孺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唐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絕域。而中志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罄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己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記

宋氏爲善堂記

方孝孺

洪武十年。制贈今太史公之顯祖爲太常少卿。顯考爲禮部尙書。制詞皆皇上所親製。以爲公之顯融于今。皆祖考爲善所致。公旣嚴奉以歸。與其伯兄教諭君景淵。告于廟。祭于家。會其族人于金華之故宅。以修上之恩。而教諭君爲燕居之堂。適成。乃取之制詞之意。名之曰爲善。所以昭先德。且教後人也。君子之爲善。固未嘗有求報於天之心。然其厚薄久近。各以類而應。此天道之必然。不可誣也。自夫異端之說興。以禍福鼓天下之耳目。以謂爲善則可以裕於身。與家。延及後昆。而報及來世。使皆有利乎報。而爲善。於是利與善之說不明。而誠於爲善者寡矣。夫善者。天之所賦。人之所有者。由乎仁義忠信。而行乎家。推之。以及乎人。大之被於衆庶。皆義之宜爲爾。豈望其報哉。望乎報而爲善。雖所爲合於義。猶爲利也。公之先十餘世。退然處乎田里。修詩書禮讓之教。行集于身而不耀。德施於人而不居。其所蓄積者厚矣。一旦大發于公之身。文章被宇內。名譽蓋天下。位乎朝廷。而推榮二代。潛休隱德。見稱於聖主。而大白於四方。由是宋氏之善。昭乎如日月之不可掩。其先豈預斬其至此哉。雖公亦不預斬其若此也。不預斬其若此。而天卒莫能違。此善之至者也。教諭君嘉厥弟之有成。揭而志之。使後之人取法焉。亦可謂能教矣。雖然。教之以名。不若以身之爲愈。教諭君年七十餘。慕古人之道不怠。日坐乎斯堂。訓其子孫者甚至。蓋庶乎銅鞮伯華司馬康之風焉。爲善之澤。其有旣乎。若上之褒寵宋氏者。殆不止乎斯而已也。某公之門人也。尙能爲公道之。

宋氏世譜記

東陽胡助

宋本子姓。至微子始受封。子孫遂皆以國為氏。有居京兆者。曰大理丞憲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歷十四傳。至榮周廣順中。又遷義烏覆釜山。榮字體仁。行十有經濟才。通尚書春秋。學者私謚文通先生。葬法華山。娶陳生甫。行十字師杜。善詩。宋雍熙末。又遷智者鄉之根谿口。是為宋村甫娶謝生訓。行二訓娶阮生帳。行八帳娶何生祥。行廿字善致。娶龔無子。以弟海之子阜為後。行十四字善宗。娶胡。葬石濱原阜。行五娶陳宗生儼。自儼以上皆儒。儼。行十字子穩。娶楊子同。生永敷。一作富。行百四。柏。行百永敷娶李回。嘉定初。又同柏遷金華之潛溪。禪定寺側。柏字秉操。娶陸烈。無子。以永敷子溥德嗣。行千髯垂至腹。孝弟如古人。遇物一以柔勝。娶周氏。周與陸皆杭人。溥德生守遠。行萬字德明。娶沈守有。行四字德懋。娶王康。皆有後。守富。行萬字德政。性忠信。與人交無二諾。嘗共兄執里役。度其力單。獨任之。娶金妙圓。有賢德。婦道母儀。可為女中師。且勤甚。御紡磚。每夜至鷄號。卒振宋氏門。守有亡。一子絕幼。或利其多貲。謀殺之。妙圓與夫保育成人。悉返其田廬。一髮不私。合葬潛溪西三里西姜東塢山。生文昭。一名朝。行萬四字文靈。温恭似不能言。子弟來見。亦整衣冠深揖之。生平不識偽言偽行。一錢不妄取。不問賢愚。以一鄉善士稱之。無異辭。集賢院聞其事。賜以蓉峰處士之號。文囿。行五以名為字。文馨。行七文隆。行八字文華。文昭娶陳賢時。事父孝。雖歸文昭家。凡得美食。即遣人遺之。未遺。不敢先食。善於教子。鬻簪珥。使從名師儒游。死葬潛溪西十里白石山桐坡塢。生淵。行一字景淵。義烏醫學教諭。濂。行二字景濂。能古文。文囿娶阮章。二氏。阮生澄。行三字景清。渭。行五字

景亨早卒。章生沁。洎文馨娶姜生濂。行俊源、汶、瀛。文隆娶趙一字曉。周出也。淵娶蔣勸生瑛。行殷字伯璋。濂娶義烏賈專。字主敬。生瓚。行殷字仲珪。琇。字未。國朝至正庚寅三月三日。濂又遷浦江。感德鄉之青蘿山。孝門橋側。宋氏自大理丞以來。雖不甚顯。多以儒術知名於時。後之孫子。念先德之如斯。思承繼之不易。可不知所以自勉者哉。助與濂。以文章交甚密。因爲著此世譜記。俾之刻石先祠。庶幾觀者有所興也。承事郎太常博士致仕東陽胡助記。

書宋氏世譜後

王禕

古之論譜牒者。不以世胄之貴爲足尙。而以世德之美爲可徵。是故庭列鼎彝。笥襲組綬。非不烜赫榮耀於當世。而詩書之澤。有衍無替。則固世祚由之以綿延。令聞所爲長世者也。有若宋氏。在吾義烏。自周廣順歷宋三百餘年。以迄於今。凡十有二世。而世以儒爲業。於是景濂有作用。以文章家負重名海內。由布衣官太史。爲時鉅工。累世載德。愈久而益振。豈非昌黎韓子所謂世稱德門者乎。維昔金華黃氏。世畜令德。實生太史公。庭堅。今宋氏亦以積累之久而景濂出焉。名賢之生。俱非偶然者歟。黃氏自金華徙分寧。而庭堅生。宋氏由義烏遷金華。而景濂出。又何其迹之相類歟。然庭堅自謂七世而上失其譜。而宋氏所道。則已上及於十有二世。又推而上之。復十有四世可考也。此尤可見夫水木之本原。所從來遠矣。後之來者。尙圖有以繼承。而益衍其傳哉。太常胡公。爲宋氏撰世譜。登載甚悉。禱讀而有感焉。故竊志之於篇末。

宋氏世譜序

方孝孺

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是也。天下至大也。睦吾族。何由而化之。人皆欲睦其族。而患不得其道。吾爲之先。孰忍棄而不效乎。有族者皆睦。則天下誰與爲不善。不善者不得肆。至治可幾矣。睦族之道三。爲譜以聯其族。謁始遷之墓以繫其心。敦親親之禮以養其恩。譜之法。正月之吉。會族以修譜也。四時孟月。會族以讀譜也。十二月之吉。會族而書其行。以爲勸戒也。謁墓之法。春序飲。以申禮義。秋序飲。以明憲章也。親親之道。喜戚富貧。相慶弔周卹也。老壯稚弱。相敬讓慈愛也。役相助也。力相籍也。難相拯而死相葬也。斯三者並行。雖士可以成化。況有位者乎。不難於變天下之俗。況鄉閭之近者乎。近者宜其易爲有位者宜其易化。然而莫爲且莫化者。知道者鮮也。知道而有位。人焉得而不望之乎。金華宋氏。太史公之族。太史公以道德文學師當世。道之行。先於其族。凡可以睦族者。無不爲矣。斯其譜也。譜非公一代之書。後世之所守者也。非止一家之事。舉族之所取則者也。使遠而後世。衆而族人。皆如公之心。雖無焉可也。苟爲不然。有法以傳之。猶恐其或廢。況徒譜乎。某是以私附其說于後。俾後之人得以覽而擇焉。由一族而推之。天下將必自茲始。此固公之志也。歟。

宋潛溪先生祠堂記

戚雄

我皇明肇開景運。維時。婺女之墟。有大儒出焉。曰潛溪先生宋文憲公。偉然一代之宗師。所以昭人文。闡正學。邈乎不可及已。先生諱濂。字景濂。世居婺之潛溪。幼有異質。長益習聞鄉先達緒論。以其餘力。又尙

友古之人。寤寐東萊。奮然思繼其絕學。而何王、金、許、四先生。則風承響接。私淑而與有聞焉者也。故其爲人。貌溫氣和。內誠外恕。沖然無欲。視夷險榮辱。一不以介意。出處之分明。孝友之倫篤。其發之文。則春容該博。若決大川。臨武庫。光彩逸發。若琬琰弘璧。陳於西序。而議論一歸於正。味之醇如也。薄海內外。休問載揚。惟協惟一。然迄今百五十餘年。遺跡榛莽。廟祠弗稱。窮鄉末學。靡所瞻依。以起其濯磨向往之志。非缺典歟。矧當皇祖御極之初。首起侍從。朝夕獻替密勿。而大典章大制作。一洗胡元之陋。而挈諸三代之上者。伊誰之功。而可忘所自乎。乃嘉靖甲午。侍御東年張公。按浙抵婺。詢及先生。慨然動念。命下有司。爲設禮奠之所。時郡丞李君重侔。汪君昉。雅懷酒尙。從事惟敏。乃卽城之南隅。建祠三楹。門垣夾室。咸具。前臨大溪。爽塹靜幽。始事於孟夏朔日。不閱月而告成。於是率所屬奉安先生之主。而告虔焉。邦之人士。爰及稚童。靡不改觀相慶。嗚呼。風教之有神治道。尙矣。簿書筐篋之勞。孰與俎豆尸祝之雅。耳提面命之煩。固不若陰誘默化之速也。是舉也。君子謂有二美存焉。曰。表章也。風勵也。夫惟表章。則舊邦文獻賴以勿墜。而古道庶幾有復明之期。夫惟風勵。則淑人心。回末俗。豈待於聲色號令之間。而取足哉。此識治體者。寧先此而後彼。爲世道計。至深遠也。或曰。公之藏。在蜀。衣冠體魄存焉。今之祀也。何居。是不然。先生天下士也。其事業在朝廷。行義在國史。學術在論著。進以羽儀天下。退以淑其鄉。人人感得而尊仰之。豈暇計其衣冠體魄之所存哉。抑聞之。君子於前賢過化之鄉。踟躕慨念甚者。爲之位置表望。以想見其爲人。矧先生婺產也。神爽颯然不昧。鄉人子弟。咸在其振衣辟咤之列。祠之復何疑乎。於是郡大夫聞之。咸曰。祠

以詔後。匪文曷宜。子爲我遂書於石。辭不獲命。乃傲古大招之意。復系之詩曰。金盆玉壺鬱嶙峋。紫岩三洞涵虛真。篤生異人絕等倫。仙華密邇願卜隣。青蘿松桂秋復春。公神歸來兮浩無垠。華棧鶻斷傑構新。丹刻掩映潭城闐。歲月朏鑿椒糈陳。汀蘭岸芷雜佩親。朝暉夕月入幕賓。公神歸來兮笑不嘖。衰衣章帶滿後塵。取青媿白媒厥身。經師難遇人師溼。龍門舊家寡問津。麟角鳳嘴誰見珍。公神歸來兮覺我人。

宋學士祠堂記

金華宋太史景濂。其先當勝國時。爲金牌海運千戶。實維世家。公生於末季。以世亂避地爲浦江鄭氏塾師。因遂家焉。及太祖下江南。公遂從浦江。與王文忠公禕相次謁。見軍前。太祖得之喜曰。吾固知江南有二儒者。學問之博。禕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禕。因從渡江。由此日見親遇。每軍國大事。必朝夕對公籌之。與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青田劉基。嘗呼爲四先生。而不名。迨後太祖平定中原。海內寧一。始制禮作樂。以興太平。於時公以名德宿學。實居內臺。於凡制度章程。多出公之建定。雖宏綱大略。類自上裁。而粉飾鴻烈。以啓佑後人。則公之功居多也。晚年致政。以家難。謫戍四川。過瞿塘。夜逢僧語。遂卒於其地。之蓮花塘。土人因藁葬焉。子姓從之。以故鄉里之儀型。日就湮廢。迨今且二百年矣。學士大夫類能頌公之德之文。其於揚厲表章。竟無有一人能爲之先者。迺已酉歲。高滄韓侯始宰是邑。初至。卽慨然興曰。國有典刑文獻。不可缺也。況公之烈烈者耶。責實在予。乃日詢耆舊。以求公之遺蹤。蒐輯典章。以備公之行實。申呈司府。以詳公事之始終。迺相宅於學宮之東。得地三畝餘。構材經費。徹廢寺而一新。以建爲門堂寢廡。實

以器具。繚以四垣。奉公主於其中。祀之。復爲置田地一百畝。築厓。以供糝盛。爲編門役一人。以備灑掃。由是公之衣冠有藏。神靈有妥。歲時有祀。伏臘有歸。邦人翕然。鼓舞稱快。婺人姜良翰。聞而歎曰。若是乎。韓侯之用心哉。是其功。豈特在太史公。將鄉邦之斯文。實惟是賴矣。吾鄉先正。自呂成公之後。歷何王。金許四先生。以及儒林四傑諸賢。皆以理學維植世風。而多不及大用。至我公始以文章鋪張鴻烈。潤色太平。其名載旂常。功施社稷。豈獨桑梓之私。雖他人例能道也。顧以時移世遠。迺不得一歆俎豆。以列跡於二忠越國之間。豈非明時一缺典耶。國家崇德象賢。無所不至。其一時開國元勳。若誠意。定遠。鵬淮。諸侯。中間越歷多艱。往往亦經剜削。卒之遭遇聖明。俱克復光先烈。而公獨以投荒千里。寂寞無聞。豈國家曠蕩之典。獨一靳於我公耶。無亦傷於後嗣之式微。而有司者莫能爲之先容故也。韓侯乃不以其勢之微。時之遠。慨然振勵。而樹之風聲。俾得以立宗秩祀。以媿麗於忠節賢良諸祠之間。非至德其孰能圖之。昔范文正修睦之嚴祠。而子陵之清風高節益彰。觀蘇公表潮之韓碑。人始知昌黎之道德文章。果足爲百世師不誣也。吾鄉之文運。恃公而昌。公之功賢。以侯而顯。然則侯之功德。且將在斯文者百世。豈直爲太史公已耶。抑因是又有以見古今興廢之理。信未可以一定論也。昔當元末擾攘之時。我公以明德奇才。負伯王大略。嘗以出處之計。謀之千巖大師。師不然。公拂然就行。後卒遭遇太祖。果以文學侍從。贊成大功。爲一時儒臣之冠。豈亦不爲奇遇。及天下既定。其一時同事諸賢。率以動庸分封錫土。照耀鄉邦。可謂盛矣。然或不一再傳。多至覆蕩遺亡。迄今有併其姓名爵里而不能知者。於今果安在哉。而公乃獨以孤忠。

不偶得完其名節。以落落振耀於穹壤宇宙之間。使初時不遇明君。則功業文章固無由自顯。果其後亦止以一官投老。其子若孫率皆不肖。又安知其遺亡覆蕩。不有同於世之泯泯者耶。是身與名且俱亡。而公之所烈烈者。又不知其與山川草木竟如何也。後之人又孰從得其實而蹤跡之。況二百餘年。又安得豪傑之士如韓侯者。以爲之表章也。是公之廢者。乃興之基。屈者爲伸之兆。其不亡者存。乃天所以默相斯文。而不欲使之中絕也。而微侯之功烈。又孰能振衰繼絕。以使之中興也哉。信乎公之有祠。亦可以觀既定之理也。公生平於書無所不讀。而讀書處在金華八都之蒼塘。卽今太陽嶺下。有宅一區。居金華洞里。卽公所生之處。計荒沒歲久。已俱不可復尋矣。其所著書。則有孝經、曲禮諸傳、及龍門、潛溪、鑾坡、禁苑、芝園、前後翰苑等集。近復散逸不全。侯至是始裒集盡刻之。祠旣成。復藏其所刻於中。以備遺亡。由是邦之典型。始得大全。而侯之功於是爲益顯矣。然則公之所恃以爲不朽者。其不在茲乎。其不在茲乎。韓侯諱叔陽。字進甫。應天高涇人。登丁未進士。實尹是邑。云嘉靖辛亥歲仲冬之朔。賜進士第。文林郎。刑科都給事中。金華姜良翰撰。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天下之族。在祀典者。固皆崇報之義。而亦莫不有立教之端。是故非其人焉而祀。則誣。有其人焉而不祀。則怠。有其人。舉其祀。而沒其實焉。則混。混則雖若差勝於怠。且誣者。而要其極致。則亦非所以嚴祀典而明學術也。義何所取。教何以立。不惟前哲之精微。莫爲之闡發。而後學之趨向。皆將貿貿焉。莫知所從事。

矣。亦何貴於祀哉。潛溪宋先生。生於浙之浦江。卒葬於蜀之成都。成都則既有祠祀矣。浦江廡獨缺焉。百五十餘年。莫有爲之舉者。迺高瀆韓叔陽氏。以進士出知是邑之二年。爲嘉靖庚戌。遂慨然請於金華守陳君元珂。達之監司。明年辛亥。余以視學至。謂斯舉不當緩。於是韓尹辨方相址。聚材鳩工。建堂廡。門宇三十七楹。經始於秋八月。落成於冬十二月。奉先生主。妥安如禮。仍樹碑以紀成事。率諸生以文告。余惟浦江。金華屬邑也。金華之學。自東萊呂成公倡之。而何王金許四賢相繼而出。說者謂爲朱學世適。今其立言著論。昭然具在。固非後人之所敢擬議者。然要之。皆聖門之羽翼也。先生繼起是邦。遭逢聖主。文章事業。掀揭宇宙。士人籍籍。咸稱名臣。已極誇詡。至其所深造自得者。上躋聖真。直達本體。則反爲文章事業所掩。而不得明預於理學之列。此余追考先生之平生。未嘗不喟然而歎也。曰。嗟乎。世有真儒若先生者哉。觀其斥詞章爲淫言。詆葩藻爲宿穢。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趨乎道德。居常或終日靜坐。或支頤看雲。或掛冠行松間。或擊磬而浩歌。脩脩然如塵外人。及讀其所雜著。與凡六經之論。七儒之解。觀心之記。則實有不能自己於言者。是豈徒欲以文章事業名世者哉。奈何學術難明。見聞易眩。而先入之言之易行。所以擬先生者。僅僅若此也。不知臬、夔、稷、契、伊、傅、周、召。得其時則爲名臣。顏、閔、冉、仲、有、曾、思、孟。不得其時。則爲大賢。固不當以彼此論也。況究觀先生之學。在宋則有若陸子靜。在元則有若吳幼清。蓋皆聖學正傳。後先一轍。其與前四賢之繁簡紆直。世必有能辨之者。而俎豆獨後。品儕未當。豈所以表先正而示後學哉。苟但知先生之顯。而不知先生之微。知先生之用。而不知先生之體。則是見光華者忘日月。觀溟渤

者失原泉而精一無二之指。無怪乎其未究也。此固於先生無所重輕。而祀典之淺混。學術之不明。余竊憂之。故因先生之祠成。不避而大書之石。庶乎二三子之從吾游者。可因是而繹思也。敢曰是足以慰先生之靈也哉。先生名字爵里。出處存歿。有國史在。祠址堂宇。祭田丘畝。文集板刻。韓尹雅知治本。經畫具悉。有附錄在。不書。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春正月八日。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副使。奉敕提督學校。前兩京吏禮二部郎中。後學武進薛應旂撰文。

移文

浦江縣申建宋學士祠移文

金華府浦江縣。爲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本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張孟昂等連名呈稱。竊見金華舊有四賢祠。蘭谿舊有金仁山。章文懿祠。近又新建范香溪祠。各邑追崇。後先相望。蓋將表揚乎先德。亦欲興起乎後人。惟本縣鄉賢宋景濂先生。學貫天人。道宗孔孟。推明正學。續金華道統之傳。黼黻皇猷。爲開國文臣之首。文章論撰。勒在鼎彝。行誼勳名。載諸史冊。薰德而善。良者甚衆。聞風而興起者尤多。其所著孝經。曲禮傳。龍門子。潛溪集。擬道記。浦陽人物記。諸書。及鑾坡。芝園等集。道不詭於聖人。言可法於後學。考其所得。實無愧於香溪諸賢。而得君匡國。功或過之。夫何浦江乃先生誕生之地。獨未有崇奉之儀。是誠缺典之所當修。祠祭之所不容不建者也。呈乞垂念先賢盛德。俯從後學所請。查照蘭谿事例。爲擇善地。特建專祠。裁定祭禮。訪立宗裔一人。以示世守。編僉門子一名。以供

灑掃舉報稱之典於一時。慰景仰之恩於百代。庶幾先賢遺澤。沒世不忘。士類瞻依。永爲有地。而於國家風化之助。不無少補矣。據此。照得特建范香溪祠祭事。在蘭谿尤恐不的。就經行准彼縣開卷查一宗。爲建立賢祠以崇學正。以彰聖德事。據該學年員辛績等具呈。乞建立鄉賢范香溪先生特祠專祀等情。該本縣知縣徐紳查議。就其基所。量給官銀三十兩。與其後嗣生員范延齡等。特建祠堂一所。每歲春秋二祭。各於該年丁田內添派銀三兩。買辦祭物。備由申蒙本府轉呈去後。續奉府帖。該蒙提督學校按察司副使劉案驗。該蒙巡視浙江監察御史裴批道呈文。蒙批准建祠特祭。俱依擬備行。本縣遵照。查給官銀。蓋完祠堂。加派銀兩。致祭外。合行關覆施行。准此。爲照諸生所請。特建宋景濂先生祠祭一節。實與范香溪事體相同。應合允從。查得本縣原有已廢明德寺後堂三間。插屋二間。破損正殿一間。基地三畝三分八厘四毫。山三十六畝。已經本縣勘斷入官。申詳分巡道依擬。前項木料。堪以建祠。及勘本縣儒學之左。有田一坵。量計三畝四分。逼近學牆。地勢高廠。可爲祠址。審係市民黃綱之業。隨據執稱。情願出賣爲基。又查聖昌寺還俗行童于道朋。遺有民田一十八畝四分七厘。地三畝四分。查係無主寺產。亦該本縣勘斷入官。欲將前田照數撥與黃綱易換。但學左附郭之田。時價頗高。合無候申詳允日。將前寺田倍撥六畝八分。與黃綱抵換前田。以爲祠址。就將明德寺屋料拆卸。修造正宇三間。廳屋三間。門房三間。周圍修築牆垣。量該加添工料之費。將明德寺入官基地山田。變賣價銀補湊。該用人力。量撥民壯二十名助工。不必如蘭谿縣動支官銀。而事亦易完。落成之日。設立先生神主。

在內。照依范香溪之例。給與春秋祭祀。每祭於本縣丁田內各派銀三兩。仍編均徭門子一名看守。再行查訪宋氏同宗一人。以繼絕祀。其前聖昌寺入官餘田一十一畝四分七厘。地三畝四分。聽其立籍管業。所收租穀。以爲修理之資。且本祠與學宮相隣。再查廢寺木料。陸續修葺東西側房。凡有志生員。聽於祠內讀書。以興起其景行先哲之心。庶幾鄉賢之德。不致泯沒無聞。而於地方士風。不爲無補矣。緣係比例特建祠祭事。理合行具申。伏乞轉達合干上司。照詳示下。以便遵奉施行。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浦江縣知縣韓叔陽。縣丞張績。主簿缺。典史蔡桐。

金華府爲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據浦江縣申云云等因。看得宋景濂先生。開國文臣之宗。其潤色皇猷。恢弘文教。於本朝草創之日。其功爲大。而浦江乃其本生之地。祠祭寂寥。宗裔零落。夫過大梁者。尙馳想夫夷門。遊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矧伊名賢。又非他比。撫事懷人。景德者能無動念。但建造重事。耗費錢糧。前此有司。故多因循。今該縣所據。因舊爲新。事集而費少。因民所欲。名正而義大。相應俯從。合無候呈詳允日。行令該縣。照依前議。建立前祠。爲立守祀。歲致二祭。徭編門子看守。庶幾報德無窮。而景行有依矣。惟復別有定奪。本府未敢擅便。理合通行申稟。浙江布政使司分守金衢嚴道右參政蔡批。浦江乃景濂先生所生之地。未有專祀。誠爲缺典。該府縣留心及此。可謂知所先矣。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雷。按察司帶管分巡浙東道僉事胡批。宋先生祠祭。景德慕義者。所不容已也。況其鄉乎。據議。已有成畫。仰候察院詳示施行。此繳。嘉靖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金華府

知府陳元珂同知缺。通判司繼祖。推官吳仲禮。

金華府爲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蒙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薛案驗。該蒙巡按浙江監察御史王批。本道呈詳浦江縣宋景濂先生建祠特祀緣由。看得宋景濂先生。開國儒臣之首。文章德業。冠冕當代。矜式後人。沒而不得俎豆於其鄉。誠爲缺典。既經該道查明於祀典。相應准卽於前項廢寺。改建祠宇。用以妥安神主。餘俱依擬施行。工完。仍具由呈報。此繳。案照先蒙本院批。金華府經歷司呈前事。提學道查議呈奪。此繳。該本道看得宋景濂先生。格心之學。華國之文。遭運昌期。贊襄洪業。創立學校。以明倫。制作禮樂。以飾治。稽其立德立功立言。昭然可述。揆之祭義祭法。祭統允矣。不誣。且今成都爲遷葬之地。尙有賜田。矧茲浦江乃誕生之鄉。可無專祀。該府議將廢寺屋木田地。經畫區處。建立祠宇。以妥安神主。仍編均徭門子一名。常川看守。似爲允當。但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欲查訪宋氏同宗一人。聽其立籍管業。雖若與廢繼絕。不無啓僞長姦。賢者無後。自古有之。小利必爭。於今爲甚。不認梁公者。百無一二。甘拜子儀者。十常二三。所據查訪宋氏繼祀一節。似難允議。前田租穀。相應徵收在官。或照各處學田規則。積貯在學。常賦之外。以爲春秋二祭之費。每歲免加丁田銀六兩。亦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也。其餘依擬准行。該縣建造祠宇。擇日興工。仍委廉幹官一員董理。嚴禁冒破浸漁之弊。工完。具由通行申報。惟復別有定奪。已經備由呈詳去後。今蒙前由擬合就行。爲此案仰本府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卽便轉行該縣查照。將原議廢寺屋木田地。經畫區處。

建立祠宇。以安安神主。仍編均徭門子一名。常川看守。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租穀徵收積貯在學。常賦之外。以爲春秋二祭之費。免加丁田銀兩。餘俱依擬施行。卽擇日興工。仍委廉幹官一員董理。嚴禁冒破侵漁之弊。工完之日。徑自具由申報各道及本府查考。其餘悉照學校詳議施行。先具不違。依准二本□查。須至帖者。右帖下浦江縣准此。嘉靖三十年五月廿三日。

金華府浦江縣。爲比例特建祠祭。以崇先德。以勵後學事。案照承奉府帖。該蒙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薛案驗詳允。准將廢寺木料田地。建立宋景濂先生祠宇。內開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租穀徵收在官。常賦之外。以爲春秋二祭之費。免加丁田銀六兩。仰縣悉照詳議施行等因。看得前項寺田。每年該租穀二千一百四十觔。值銀五兩三錢四分。地租折銀五錢二分五厘。共銀五兩八錢六分五厘。每年輸賦該銀二錢四分二厘。春秋二祭。照依鄉賢祠買辦品物。該銀四兩九錢八分四厘。全熟之年。所收前租。似足支費。如遇歲荒收少。祀典恐致廢缺。況後年久。祠宇損壞。無從措處。修葺及先該本縣刊刻先生文集一部。倘後上司本縣取用。未免科派里甲。俱爲未便。卷查一宗。爲侵匿官銀謀產事。據本縣犯人鄭廷春告稱。始祖鄭三四。係宋先生女婿。撥出民田四畝七分爲祭產。近被鄭廷濂佔管。已經本縣審實。斷入本祠爲祭產。但隔遠管業不便。責令本家殷實戶丁鄭廷輔。鄭廷照。承買。照依時價出銀。別買近祠樓仲熹等民田一坵。計五畝。每年該租穀九百斛。值銀二兩二錢五分。再查勘先年入官近溪田地八十畝。每年該租利銀七兩三錢三分二厘三毫。又本祠臨街店房六間。每

年該賃銀四兩二錢俱徵收在官先儘輸賦祭祀之外餘銀存庫以備荒年辦祭及修理本祠併上司本縣刷印文集紙張工食之費再照前項加增租銀俱係本縣自處未經申詳合候詳允之日立案備照與本縣倉庫錢糧一體交盤庶幾事體經久不致湮沒而費有常經亦不致科派擾民矣嘉靖三十年十月□日知縣韓叔陽縣丞張縝主簿缺典史蔡桐具申提督學校浙江按察司副使薛批據申經理祠祀并印刷文集等項具見周悉足垂永久俱依擬行此繳

祭產

田一十六畝六分七厘共計八坵每年共該租穀三千四十斛折銀七兩六錢一買南隅民人樓仲烹寺入官田一十一畝六分七厘地三畝四分共計二片每年共該租豆麥二百一十斛折銀五錢二分五厘本祠門子經收柏木八根每年共該油燭一十五斛本祠門子經收支用及香紙箋符之費每年通共銀八兩一錢二分五厘本祠門子經收

二祭共該銀四兩九錢八分四厘臨時發銷戶買辦

猪二口每口重七十斤各該銀一兩四錢

羊二隻每隻重四十斤各該銀八錢

柏香一炷計銀三厘醃醃肉二觔計銀四分

棗栗各二觔計銀四分青蔬、韭菜各二觔計銀八厘

醃魚二觔計銀三分紙劄銀三分

末香一升。計銀一厘。柴五束。計銀五分。

油燭四對。重二斤半。計銀五分。酒二瓶。重十斤。計銀四分。

稅糧共該租穀一百七十斛。本祠門子管納。秋糧民米五斗一升外。寺米二斗二升。夏稅麥七升一合。

餘銀除買祭納糧外。每年餘剩穀一千八十三斛十兩。該銀二兩七錢七厘五毫。着落本祠門子經收。

明白。送縣貯庫。聽候節年查盤。以備荒年欠租抵補祭物之數。及修理本祠之費。如遇均徭里甲年分。

免當差役。

外入官溪田地。共八十畝。計五十七號。每年共該租銀七兩三錢三分二厘三毫。此田地坐落水衝渰。

沒不常。難以陸稅。如遇水渰。委官查減租。

東至五都九保界。西至項延圭田界。南至大溪界。北至高張界。

田三十畝七分一厘。每年共該租銀四兩一分四毫。上中田每畝該租銀一錢五分。中上田每畝

該租銀一錢三分。中下田每畝該租銀一錢二分。下下田每畝該租銀一錢。

地四十九畝四分八厘。每年共該租銀三兩三錢二分一厘九毫。上中地每畝該租銀八分。中下

地每畝該租銀六分。下上地每畝該租銀五分。下下地每畝該租銀四分。

本祠臨街店房七間。每年每間該賃銀六錢。共該銀四兩二錢二項。共銀一十一兩五錢三分二厘三

毫。每年本縣追收貯庫。以備修理本祠。及上司本縣刷印全集紙張工食之費。庶不科擾里甲。書一

千四百零七張。板七百五十七塊。嘉靖辛亥孟冬十月刊行。

傳

宋太史傳

金華王 樟

宋太史者名濂。字景濂。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尙書。春秋有才而不及用。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爲景濂。自其父祖而上。世爲俊儒。雖隱約鄉里間。不顯著。而詩書之澤。被於人多者矣。景濂在妊。僅七月。爲嬰兒時。苦多疾。甫六歲。卽能誦古文。書過其目。輒成誦。爲詩歌。有奇語。操筆立就。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里人有張繼之。長者也。告其父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乃攜之入城府。俾受業。聞人夢吉先生。習易詩書春秋。通焉。爲舉子業。課試每居諸生右。其友胡君翰曰。舉子業不足。願景濂。盍爲古文辭乎。遂與俱往浦陽。從吳萊先生學。吳先生博極經史。善爲古章句。景濂學之。悉得蘊奧。久之。文章之名。籍然著聞矣。景濂爲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浩浩乎莫闕其際。源源乎不知其所窮。洋洋乎不見其有所不足也。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翰林侍講學士黃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景濂又各及其門。執弟子禮。而此兩公者。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

人矣。景濂所爲文，多經二公所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莆田陳君旅，知言士也。爲之序曰：柳公之文，龐鬱隆嶷，如泰山之雲，層鋪疊湧，杳莫窮其端倪。黃公之文，清圓密切，動中法度。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不亂。景濂之文，其辭韻沈鬱，類柳公。體裁簡嚴，類黃公。大哉文乎！其不可無淵源乎？蓋以景濂爲能兼二公之所長矣。翰林學士承旨廬陵歐陽公玄，於二公爲行輩，嘗評景濂文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屈。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蹇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卣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躋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爲當世所稱許如此。於是二公相繼既卽世，而景濂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至正中，用大臣薦，擢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此儒者之特選，而景濂素不嗜仕進，固辭避不肯就。會世亂，益輟闕，不欲事表顯，乃入小龍門山著書。書成二十四篇，曰龍門子凝道記。又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皆傳於學者。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景濂既聞，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足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景濂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指要。至於佛老氏之學，尤所研究，用其義趣，製爲經論，絕類其語言。眞諸其書中，無辨也。莆田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老佛語以資嬉劇，譬猶飫梁肉而茹苦荼。

飲茗汁耳。景濂狀貌豐厚。美鬚髯。然目短視。尋丈之外。不能辨人形。而雪邊月下。蠅頭之字可讀也。性疎曠。不喜事檢飭。賓客不至。則累日不整冠。或攜友生徜徉梅花間。轟笑竟日。或獨臥長林下。看晴雪墮松頂。雲出沒巖扉間。悠然以自適。世俗生產作業之事。皆不暇顧。而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間。盡其道。與人交。任真無鉤距。視人世百爲變眩。揜諷若不知知之。亦弗與較。縱爲人所賣。不復卹。而人亦無忍欺之者。用是咸稱爲有德之君子。景濂所爲文。別有蘿山吟。葦三卷。潛溪內外集三十卷。又有浦陽人物記五卷。或謂可比五代史云。

義烏王禕曰。世稱太史公司馬遷好游。南上會稽。浮於沅湘。北涉汶泗。過梁楚。足跡半天下。其文雄深雅健。善馳騁。有奇氣。以游故也。吾觀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氣殆前無古人。使其生遷時。與之相韻。頗不知其孰爲先後矣。而其足迹未嘗踰鄉里。豈世之稱遷者。固不足信耶。遷生龍門。而景濂亦著書龍門山。其所著書。與遷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以成一家之言。何異。然遷謂自周公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後至其身亦五百歲。自待太重。亦見其不知量矣。若景濂立言。謙謙焉。未始以自高。此又其所爲異耶。

宋潛溪先生小傳

鄭濤

景濂。姓宋氏。景濂字也。其先家金華之潛溪。至景濂始自潛溪遷浦江。今爲浦江青蘿山人。初。景濂與祖同以十月十三日生。因名曰壽。後更名曰濂。上饒鄭錄事復初爲製今字。其在母姓。僅滿七月卽生。故爲

嬰兒時極多病。每患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與其母陳。更相保抱。方獲無虞。年六歲。入小學。其師包文叔。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餘言。諸生同肄學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景濂皆成誦。九歲。頗學爲詩。有道士樓節翁至。或命賦詩爲贈。景濂操筆輒成四韻。有步罡隨踢腳頭斗。噴水能轟掌上雷之句。衆因目爲神童。烏傷賈伯達。豪傑之士也。亟許以女歸焉。景濂家素貧。力不能致名師儒。而鄉中授徒者皆畏景濂。又莫敢爲之師。自是或作或輟者十年。鄉先達張教授繼之。自瀏陽滿官歸。聞景濂善記也。亟延見於別墅。問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景濂以一月爲答。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餘言。景濂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成誦。一字不遺。繼之驚曰。有才如此。不可廢也。城南聞公夢吉。鄉貢進士也。吾引汝就學焉。景濂輒擔簦徒步從之。聞公深喜。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景濂則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不爽者。適鄉校行私試。景濂占前列。同里胡君仲申。時受學於浦江吳公。吳公亦鄉貢進士。以文章名家。仲申從之游。深得其學。每見景濂。輒加獎譽。且謂曰。舉子業不足煩景濂。曷學古文辭乎。仲申。景濂所畏者。聞其言甚喜。於是復從吳公游。益取經史及諸子百家之書。而晝夜研窮之。凡三代以來古今文章之洪纖高下。音節之緩促。氣餒之長短。脈絡之流通。首尾之開闔變化。吳公所受於前人者。景濂莫不悉聞之。於是其學大進。繼登待制柳公道傳。侍講黃公晉卿之門。益講求其未至。二公深相器重。每有咨叩。終日言之。無少倦之色。或離左右。則書問之往來。無月無之。黃公至以博雅雄麗稱。

其文人有求文於黃公者。黃公不暇爲。輒命景濂撰就。自署其名而遣之。由是景濂以文知名於時。臺憲諸顯人。多願得而觀之。而景濂不以爲已足。且謂文爲載道之具。凡區區酬應以適時用者。皆非文。於是益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而大肆力於其間。積之之久。浩浩乎而莫窺其際。源源乎而不知其所窮。洋洋乎而不見其所不足。若景濂之文。可謂能卓然名家者矣。景濂之貌。不踰於中人。而其志則欲尙友於千古。接人雖極其和。至於品裁優劣。則極慎許可。當其意者。蓋十無一二焉。或狎而侮之。卒弗與較。人有樂於爲善。則竭其志慮而助之。不啻若己事。故自家庭之近。至於州閭之遠。自公卿之貴。至於僕隸之卑。凡識景濂者。咸以爲愷悌忠愿之人。景濂篤於倫品。處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皆無愧性。尤曠達。視一切外物。澹如也。年三十。卽以家事授子姪。朝夕唯從事書冊間。稍有餘暇。或支頤看雲。或被髮行松間。遇得意時。輒擊磬浩歌。聲振林木。翛翛然如塵外人。其傲視一世。豈徒齊彭殤。忘貴賤而已哉。其胸中之所存。蓋有不可得而測者矣。予少景濂五歲。初從吳公游。始識景濂。及再從柳黃二公。而與景濂過從尤密。是則於學爲同志。於師爲同門。不可謂不知景濂也。因爲撰小傳一通如此。景濂所著。若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經緯文宗。浦陽三書。古賦正音等書。多未完。其志甚銳。而所述當不止尙俟他日續書。

行狀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致仕潛溪先生宋公行狀

鄭楷

曾祖考溥德

妣周氏

祖考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

妣金氏。贈淑人。

考文詔。加贈嘉議大夫。禮部尙書。

妣陳氏。加贈淑人。

本貫金華府浦江縣威德鄉仁義里

先生諱濂。字景濂。世爲婺之金華人也。其先有諱憲者。官大理丞。爲易講師。弟子衆至數千人。唐武德間。自京兆尹遷吳興。更十四世有諱榮者。私諡文通先生。通尙書。春秋。周廣順中。徙於義烏。隱居覆釜山。又七世。至宋嘉定初。有諱柏者。復遷金華。其地曰潛溪。又五世。乃至先生。始遷浦江。仁義里之青蘿山。仍以潛溪扁其所居。示不忘本也。於是四方學子。咸以潛溪先生稱之。先生在妣七月卽生。爲嬰兒時。苦多病。每風眩。輒昏迷數日。祖母金及母陳。更相保抱。得免無虞。年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二千言。同肄業者。日暮罷歸。其所讀書。先生皆成誦。九歲爲詩歌。有奇語。人異之。呼爲神童。年十五。六里人張繼之。長者也。聞先生善記誦。邀至別墅所。問以四書經傳若干。日可通倍。先生以一月爲答。初繼之不之信。抽架上雜書。俾卽記五百言。先生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輒倍。一字不遺。繼之告先生之父尙書公曰。是子天分非凡。當令從名師。卽有成爾。乃攜入府城。受業於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先生卽并列國紀年能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卽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覆之。無少異者。且兼通易書詩及周禮諸經。先生爲舉子

業。每出諸生右。會吳貞文公萊授經於白麟溪上。攻古文辭。金華胡君翰亦來從學。胡君致書於先生曰。舉子業不足慰景濂。盍來同學古文辭乎。先生欣然來從。吳公博極經史。學之未幾。悉得其闡奧。自是先生文章之名。藉然著聞矣。居無幾何。吳公解館而歸。先生嗣主教席。子弟年十六者。皆相從讀書。講道東明山中。受業者一門凡四十餘人。始終越二十年。學成。多有躋騰仕者。當是時。會伯祖貞和府君主家政。年踰八十。端嚴方正。先生年甫四十又五。終日毅然賓主人。尤高之。府君方著家規。示子孫。其冠婚喪祭。儀制禮文。多參問於先生。先生則據證古今。準酌時宜。以成一家之法。子孫世守詩禮之教者。先生之力也。先生嗜學日篤。時柳文肅公貫。黃文獻公潛。皆大儒。天下所師仰。又各及其門。執子弟禮。二公則皆禮之如朋友。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爲極盛。吾老矣。不足負荷此事。後來繼者。所望惟景濂。以絕倫之識。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黃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先生所爲文。多經二公指授。柳公謂其渾雄可喜。黃公謂其雄麗而溫雅。國子監丞陳君旅。序先生之文。謂能兼二公之所長。歐陽文公元謂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先生爲當時所稱許如此。二公相繼卽世。先生踵武而起。遂以文章家名海內矣。至正己丑。用大臣薦。擢先生將仕佐郎。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自布衣入史館。爲太史氏。儒者之特選。先生以親老不敢遠違。固辭。會世亂。益輟闕。不事表顯。乃與弟子入龍門山。著書二十四篇。曰龍門凝道記。及著孝經新說。周禮集註等書。弟子乃先公貞孝處士諱淵府君也。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己任。婺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

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爲何基氏、王柏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傳遂爲朱學之世適。先生既間因許氏門人而究其說。獨念呂氏之傳且墜。奮然思繼其絕學。每與人言而深慨之。識者又以知其志之所存。蓋本於聖賢之學。其自任者益重矣。先生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而析理精微。百氏之說。悉得其旨要。至於佛老之學。亦所研究。用其義趣。裁爲經論。類其語言。實諸其書中。無辨也。誠意伯劉君基。謂其主聖經而奴百氏。馳騁之餘。取佛老語以資戲劇。譬猶飫梁肉而茹茶飲茗汁耳。歲庚子。太祖皇帝定鼎金陵。遣使者攀觀奉書幣造門徵先生。先生曰。昔聞大亂極而真人生。今誠其時矣。遂幡然應詔。先生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君琛、龍泉章君盜俱見。上尊重之。語必稱先生而不名。七月。以先生爲江南等處儒學提舉。十月。奉旨入內授皇太子經。先生誠明儼恪。遇綱常大義。明白開陳。再三言之而不倦。上深嘉歎之。壬寅八月。上召先生及興國孔克仁講春秋左氏傳。學。先生起曰。春秋乃孔子褒善貶惡之書。苟能遵行。則賞罰適中。天下可定也。是月。告歸省親。有白金文綺之賜。且曰。卿之誠懇。朕素知之。故有此賜耳。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先生侍上左右。知無不言。補益甚衆。明年正月。上御端門。與先生論及黃石公三略。且口釋之。先生進曰。尙書二典三謨。帝王大經大法。靡不畢具。願陛下留意講明之。上曰。朕非不知典謨爲治之道。但三略乃用兵攻取時務所先耳。嘗侍上語賞賚。先生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上詔丞相李公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無牛者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上顧左右曰。向所言事當乎。先生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富。捐

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三月先生以疾告。詔還家燮治。仍賜金帛。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六月先生上策謝恩。復奉書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進德業。以副天下之望。上覽書喜甚。召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嚴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忠貞。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令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上每與羣臣言。先生滄謹君子。輔導有方。眷遇甚隆。既而先生丁尙書公憂。及服除。洪武二年。詔徵先生總修元史。六月。除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時編摩之士。皆山林布衣。發凡舉例。壹畀於先生。先生通練故事。筆其綱領。及紀傳之大者。同列斂手承命而已。逾年書成。先生之功居多。時剖符封功臣。下先生議。五等封爵。召宿大本堂。討論達旦。先生歷據漢唐以來故實。量其中而奏之曰。此可法。彼不可法。皆傳於理而已。時甘露屢降。上聞災祥之故。先生對曰。受命不於天。於其人。休符不於祥。於其仁。是以春秋不書祥而紀異。爲是故也。上疑文正以荒淫擅殺得罪。先生言曰。文正罪固當死。陛下體親親之義。生之而置諸遠地。則善矣。上嘗言古之帝王。當宴安之餘。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恬康。卽神仙也。先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壘。梁武好佛。而異僧集。皆由人主篤好。故能致之。使移此心。以求賢輔。天下其有不治乎。上深然之。上旣追封外王父爲楊王。立廟京師。御通天冠絳紗袍。以祭。祭畢。召大臣問曰。朕祭外王父。卿等以爲不當服袞冕。何也。先生對曰。袞冕。惟祭天地宗廟用之。餘則當降禮也。上嘗祀方丘。患心不寧。先生進曰。孟子有言。養心莫善於寡欲。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上稱善久之。三年十二月。遷奉

議大夫國子司業國子多大臣子弟先生葢之以莊率之以正日進諸生立兩序據坐執經敷揚闡奧之旨教以孝悌忠信之道學者帖帖遵度惟恐不得爲先生弟子上欲試先生以吏事四年八月授安遠知縣五年二月召爲禮部主事十二月擢太子贊善大夫階如司業時先生之忠誠久而彌篤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師父云且書舊學二字以賜先是上問帝王之學何書最要先生請上讀真德秀大學衍義上覽而悅之令左右大書揭之兩廡之壁時睇觀之六年二月上御西廡大臣皆侍坐上指衍義中言司馬遷論黃老事令先生講析俾在坐者聽之先生旣如詔復言曰漢武嗜神仙之學好異域之功民力旣竭重刑罰以震服之臣以爲人主能以義理養性則邪說不能侵與學校教民則禍亂無從而作矣刑罰非所先也上謂先生曰朕之爲君上畏天下畏兆民兢兢業業不敢自逸先生對曰陛下此心古先哲王之心也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正謂此爾願陛下慎終如始天下幸甚上御齋室先生侍坐上問三代歷數封疆之修短廣狹先生歷言之且曰三代之治天下也以仁義故歷年之多後世莫及上從容謂曰皇太子留心治道卿等宜常與論議庶廣識見幸善調護之先生益孜孜弗懈七月陞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先生之父文詔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母陳氏贈淑人先生奉詔搜萃歷代姦臣之蹟編爲辨姦錄及進太子諸王各分賜焉初上作祖訓錄至是成命先生作

序論以大意。先生歷看帝王之道。及皇上創業之艱。以致箴戒之意於後人。上稱善。命刻於篇。先生嘗侍上。至後苑觀穫。上曰。農事成矣。先生對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陛下知稼穡之艱難。而念民生之良苦。實盛德也。上問曰。三代以上。所讀何書。先生對曰。上古載籍未立。不專讀誦。而尙躬行。人君兼治教之責。躬行以率之。天下有不從教化者乎。八月。奉旨纂修大明日歷一百卷。擇言行之大者。爲寶訓五卷。先生總裁其事。朝夕禁中。至七年五月乃成。先生以布衣沐非常之遇。誓竭誠以報國。凡上有所任使。靡晝靡夜。躬閱載冊。書於牘進之。或覆視於冊。一字不遺。先生在朝日久。若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享宴慶禮樂律歷衣冠之制。遠邦朝貢賞賚之儀。及勳臣名卿焯德耀功之文。承上旨意。論次紀述。咸可傳於後世。先生在上前。凡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道之常曰。君猶父也。猶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僕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欲俾參大政。先生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是攻。今幸待罪禁林。陛下之恩大矣。臣誠不願居職任也。上愈厚之。每宴見。必命茶賜坐。每旦令侍膳。詢訪舊章。講求治道。或至夜分乃退。先生屢有所建明。召問廷臣臧否。第言其善者不置。又問否者爲誰。先生曰。善者與臣友。故知之否者。縱有臣不知也。卒無所毀短。或命賦詩爲文。必寓忠告。嘗奉制詠鷹。令七舉足。卽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上忻然曰。卿可爲善諫矣。然先生絕不以語人。至於應制之作。亦不留藁。署溫樹二字於居室之壁。有問及內事者。指以示之。上嘗與先生飲。先生素不勝杯勺。舉觴卽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

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辭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甘露降。上召先生賜坐。上躬執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於卮。以賜先生曰。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皆異恩也。九年六月。上以先生久典制作。宣勞爲多。特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上每謂先生曰。朕以布衣爲天子。卿亦起草萊。列侍從。爲開國文臣之首。俾世世與國同休。不亦美乎。趣令取子孫官之。先生屢辭謝。不敢奉詔。至是年某月。詔徵先生冢子瓚之子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未幾。復召介子瓚。除中書舍人。上時休暇。輒命題試瓚。與慎而戒飭之。上笑語先生曰。朕爲卿教子孫。先生或妻事久。稱倦。上命瓚慎。共扶下殿。祖子孫三世。皆官內廷。當世以爲異事。復以先生艱於行步。特詔皇太子選良馬以賜。上親作馬歌。復詔羣臣咸作之。以寵耀焉。先生益感激不自寧。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略可自効萬一耳。上以先生年且至。不可煩以事。十一日。有致政之詔。乃加贈先生之父侍郎。爲嘉議大夫。禮部尙書。母德人爲淑人。祖德政贈亞中大夫。太常少卿。祖妣金氏贈淑人。夫人賈氏。封亦如之。先生及二代誥辭。皆上所親製。天下榮之。誥辭中稱先生德量之弘。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人以爲上知人之明云。先生行旣有期。上眷念尤深。曰。卿去。何時復來見朕乎。幸相待數日。姑徐徐行。由是朝夕左右者累月。時詔許言事。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上聽。厭其迂衍。怒欲罪之。以問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答之而罷。怒未解。召先生。先生曰。彼應詔上疏。其心耳。烏可深罪乎。上默然。已而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

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景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耶上嘗廷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其次爲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嘗有一言之僞請一人之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子抑可謂之賢者矣在廷之臣皆以爲信然十年二月先生遂辭歸瀕行賜紙幣文綺及御製文集皇太子贈以衣三襲上諭曰朕最慎於賞予嘉卿忠誠可賞金石故以是賜卿卿今年幾何矣先生曰六十有八上曰藏此綺俟三十二年口後作百歲衣也先生叩首謝上復屬曰大江漲不可舟卿宜循內河達家庶幾無虞仍俾慎護先生行先生至家即拜表遣慎詣闕稱謝仍上箋皇太子申明正心治國之要上賜詔褒答大旨謂先生忠良之臣勩業既著文章必傳功成身退惟先生獨全初先生將辭請歲一來朝是年九月朔先生送入朝越十又四日見於端門上佇想已久廷闕累矣及見大喜加勞再三皇太子諸王皆矐動顏色越翌日上降敕符遣儀曹奉醪膳諸物抵寓館以賜自是日侍上遊歷觀闕盤旋禁禦詢諮備至便殿侍食日晏始退恩禮之優羣臣莫敢望上嘗喟然嘆曰純臣哉爾濂純臣哉爾濂方今外國皆知卿名卿其自愛先生避謝不敢當凡所陳論皆古之格言朝廷百官惟恐不留先生下至寺人衛卒見先生至皆以手加額相推排迎拜恐不得先覩先生留朝七旬餘上重先生還而難言之先生以歲暮口力辭還復遣中貴人賜上尊至於道所經行皆上爲先生指畫聖心惓惓愈加於昔及先生既行數日上問璉曰爾父道中無恙否璉以安對未幾復謂璉曰朕疇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曩時爾父雖去其容儀儼然在朕目中也璉叩頭謝曰非陛下垂念臣父之至何以形諸夢寐

中書舍人史靖可。太子正字桂彥良等。皆爲詩歌以紀之。上之眷重先生。不忘如此。先生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遠邦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句麗。安南。使者至。購先生文集。不啻拱璧。而先生翛然自持。似不能言者。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詘膝而首下焉。至於公侯貴人。則未嘗降下。曾不識其門何向。朝廷有大議。開閣引古今辨說。不少有所回。性命之理。晚而益究其極。外物之往來。視之若不相干。嘗曰。古人之爲學。使心正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辭複說。道之蔽也。先生作事。不尙表襮。務合乎義。教人皆隨其質而導之。使入於善。尤篤於倫品。處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皆可爲法。與人交。和易任真。無鈞距。縱爲所給。亦弗與較。臨財廉。非其分不取。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及有力者。苟非其人。雖置金滿囊。求一字不肯與。縱不得已與之。亦不受其餽謝。日本使奉敕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卻不受。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官。而受小國金。非所以崇國體也。上深然之。貧賤人情有可哀。欲發潛振幽。卽欣然爲之。先生四持文衡。試天下士。得人爲多。接引後學。惟恐弗及。遠方來者。授館而飲食之。雖久不衰。有小善。必衆譽之。色溫氣和。近其側者。如大寒之加重裘。盛暑之濯清風也。天下之能文者。多經先生指授。朝廷英俊。咸以先生爲法。初奉敕教文華生數十輩。至是出參大政。爲御史。知列郡者相望。四方士得一見先生。夸於人以爲幸。承一言之賜者。人輒改觀視之。不敢與齒。士大夫言當世有德者。必曰先生。而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無賢愚。咸推爲先生大人長者。及先生之歸。上面發後學無師之嘆。蓋先生之道。內誠外

恕一出於正發之也當而行之也安故上下信服若是云雖已貴顯平居布衣疏食無異貧士先生細目美髯狀貌豐厚不爲奇異行以求過於人本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先生曰富貴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先生惟刻意於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時去書不觀及致政歸青蘿山開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不見其面戒子孫毋至城市姻連有以郡縣事爲託者皆峻謝之或談及時事輒引去不與語切於仁愛聞民有困乏者爲之不飽先生視近甚明夜燃燈於几臥絺帷中閱蠅頭小書一黍上能作十餘字皆可辨點畫人以爲先生不飲酒寡嗜欲所致豈或然歟先生所著文有潛溪集四十卷芝園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已傳於學者翰苑集四十卷芝園集歸田已後所著計四十卷十三年冬先生孫慎以罪被刑舉家當實重辟上念先生特降赦安置茂州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先生以疾卒於夔府臨歿端坐斂手而逝當是時夔之府守官吏皆來賻贈哭奠葬先生於夔府之西蓮華池山下其經紀喪葬刻石表墓者則知事葉以從也先生生於至大庚戌十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娶賈氏名專字主敬賢而有德爲女婦師前先生一年卒葬青蘿山子男二長瓚次瓚有文行精篆隸真草四體書女二長適金華賈林次適義門鄭林孫男慎愷恂懌愠嗚呼楷自垂髫時嘗侍先公貞孝府君拜先生於床下先生不以童子無知卽辱進而教之親承化育於茲有年矣第懼才質凡庸學如望洋有孤父師之教今聞先生謝世長慟莫知所從竊念先生道德文章固以顯著於當世其出處遭逢行事之盛世系遷徙生卒歲月之詳尙恐人未盡知爰敢哀取翰林待制王公棹先伯父太常博士諱濤君舊著小傳及同

門友某某所作歷官記。輯爲行狀一通。俟請當代立言君子。著爲碑銘。表諸墓隧。庶幾他日太常國史有所採擇焉。

雜文

送宋景濂入仙華山爲道士序

戴良

金華宋景濂先生。通古今學。有史氏長材。當至正中。嘗以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徵之。固辭不起。後竟寄迹老子法中。入仙華山爲道士。一日。良從而訊之。乃曰。昔人有以紳笏爲柴柵。聲名爲鞶鎖者。余豈爲是過激哉。願將順性而動。各趨所安耳。余之所安。乃在於山林。而不在于朝市。使其以此而易彼。有大不可者。一決不能者。四。余聞居人倫。必以禮。處官府。必以法。然自閑散以來。懶慢成癖。懶則與禮相違。慢則與法相背。違禮背法。世教之所不容。大不可者此也。又心不耐事。且憚作勞。酬答少頃。必熟睡盡日。神乃可復。而當官事叢雜。與夫造請迎將之不置。一不能也。嘯歌林野。或立或行。起居無時。惟意之適。而欲拘之以佩服。守之以卒吏。使不得自縱。二不能也。凝坐移時。病如束溼。一飯之久。必四三起。當賓客滿座。儼如木偶。俾不得動搖。三不能也。素不善作字。舉筆就簡。重若山岳。而往返書札。動盈几案。四不能也。以一不可之性。而重之以四不能。自度卒難於用世。故舍之而遁。又聞道士遺言。吐納修養。可使久壽。故卽其師而問焉。雖然。世之賢士大夫。聞余之有是行也。必並起而嘲之。子知我者。何不贈之以言。使有以解彼之嘲。而且以卒余之志也。良應之曰。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處。以存道也。而其所以爲道者。蓋或施之於功。

業。或見之於文章。雖屢千百載而不朽。垂數十世而彌存。若是而爲壽可也。苟不其然。願欲潔身隱退。逃棄人間。而苟焉以圖壽爲道。是固老子之所謂道。而非吾之道也。吾之所謂道者。乃堯舜周孔之道也。然堯舜周孔得聖人之用者也。老子得聖人之晦者也。於出也。則吾用。於處也。則吾晦。而是道之變化。詎有異耶。放生以春陽。殺以秋陰。先生功也。舒爲雲霞。聚爲日星。先生文也。功而不宰。文而化成。先生道也。道在是。則壽在是矣。夫豈苟焉而已哉。昔賀知章辭祕書之職。請爲道士於剡川。陳圖南不應時君之召。入嵩山爲道士。是皆有慕聖道之晦。而寄迹於老子者也。先生豈聞二人之風。而興起者耶。然二人之在當時。賢士大夫未聞有非之者。則先生是行。又孰得而議之。且一榮辱。齊毀譽。先生之爲道然也。亦豈有假於余言哉。亦豈有假於余言哉。先生名濂。其字景濂。今易其名曰元貞子。署其號曰仙華道士云。

謝太史公

方孝孺

數十年來。師弟子道廢。鮮有推所得引人之事。執事探索古初。根據仁義。汲汲以誘拔後輩爲職。雖樸朴不才如某者。亦收之于門。而告以斯道。恩意懇篤。撫勞不倦。待之踰於子姓。而進之以聖賢所務。此今世之所未聞。而古或有之者也。某辭歸省。又辱教之以言。引譽過侈。期望深遠。今於別來旬月間。延領西眺。戚然懷戀。不能自喻。某少頗自負。長而無成。自入執事之門。然後得窺見聖賢堂序。粗識修己經世之大端。僭不量力。每有所稱說。聞者未深曉。多相怪駭。獨執事見之。以爲當然。咨賞嘆息。喜溢顏面。某所以忘其卑賤。旅寓無聊之情。而有以自樂也。夫人之相與處。必心相安而後可。久居庸衆人之間。悶悶然無與

語雖享之以八珍之味。九韶之音。不能安而留也。執事於義。則師也。知己也。於恩。則拔之於恆人之中而感之也。某宜何如哉。然執事之知愛於至愚者。非私某也。蓋閱斯道之不振。矜得其人而明之也。某之感執事也。亦豈敢致私德於執事乎。竭其駑鈍。務學之成。他日萬之一有補於斯世。使將來有述焉。則庶乎不負執事之所望耳。是亦難言。道之不行於斯。蓋甚久。古之人。家焉而長幼序。鄉焉而倫理飭。皆由躬行素積。見信於人。而然。鄙心思慕之。竊自惟宗族數十家。其初本於一人。而今猶或不齊者。思立爲輯睦之法。以洽其情。欲爲祠於冬至祀始遷祖。而族人各以其祖。祔食祭畢而會飲。族之最長者。以禮義陳訓。舉族之人。皆拱而聽。每月之吉一會。拜畢。則訓如冬至之儀。族之人有善。則書之。而加禮貌焉。有不善。亦書之。而加教誡焉。立之學。以教族人之子弟。爲置田。以食其不能生者。族殆可使親睦。貧不足以興事。人雖有聽者。亦未并志。一力以冀其成。又寧海自宋羅正之。以來。有探道德。勤問學者。其在當時。勵名節。立行義。莫不殫一世之心志。以冀發聞於後世。而紀載之籍不立。遂使湮廢。不大光顯。邑人多不知其姓名。斯甚可恨。欲成一書。分析數目。使幽暗者昭章。阨窮者昌顯。嘉名積行者。獲知己於後。僥倖苟得之徒。知公議之所存。用爲勸懲。存乎風化。而朋友寡少。無從得其實。雖懇切言之。好事者竟未復報。此二端。皆細事。度其勢。不甚難行。其爲法。可不求諸人而備。而成之不易也。如此。況推明先正之道於天下。其可易言哉。然人恆慮志不足。苟有志。不有遇於時。將有垂於後。不有合於人。將有合於天。安知今人之非古乎。哉。安知古之果異於今人乎哉。而某奚敢讓焉。近亦有人說執事賜教之言。以歐陽氏。蘇氏以下見斯爲

過某聞之不應而笑。笑而默然。竟不問其主名。流俗人省事者少。洎于髡。鄙薄孟子。桓譚輕楊子雲容貌。不傳其書。此大儒賢人。猶若此。況淺闇小子。見諂於不知者。亦又何疑。所兢兢者。恐傷執事之明耳。某妄志。殆未可遽以辭盡其大者。將宏廓敷揚其所傳於世。俾人得樂生達理。其次亦將整齊周公孔子之法。爲來今准。下此猶當著一書。據所蘊蓄。補藝文之遺缺。續斯道於無極。豈止與諸子競銖兩毫末於文藝之籍哉。執事之取某者。必以此。某之報執事。亦在此。兒曹愚人。何足以知之。其見疑者。固其理耳。屈原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犬見市井衣服。持任而至者。多臥不起視。便服三代之衣。珮鳴玉冠。進賢之冠。揖讓而進。犬必驚駭。以吠。猶猶不已。此非有他也。見所未嘗見。心誠怪之。而然。三代被服。豈願狺狺者之愛惡哉。其所取則有在。其所操守有常。其所口有時。豈務流俗之合乎。傳記所述卞和伯牙事。皆戰國人急於見售者之言。和之智不足稱。而伯牙亦甚可怪。君子之爲貴乎。得於心而有以自樂。何必人之知。使舉世之人皆非子期牙之琴。將不鼓乎。何自待之輕。而取於外之重也。惟楊子雲頗解事。然亦未達乎理。子雲謂後必有楊子雲。必好己書。其心雖不求合當世。而終未能忘乎名也。由君子言之。所爲果有益於世。而世不知貴。其恥在人。吾何與焉。苟期後世之知。而著書則狹矣。某竊有見乎古人處己之大。方自待頗不薄。日坐靜室。未嘗樂人談。有相過問者。可語。語之不可語。辭讓而已。見啗見善。皆不及知。自謂可寡過。大母年雖高而康強。飲噉如六七十人。侍奉粗適。諸父諸兄。足事以養。明春之期。不敢後時。離左右遠。思如曩時朝夕而言。不可得。特見愛見知。輒吐狂談。不覺繁多。多遺誤。

祭文

弋陽黃 溥澄濟

維景泰七年三月□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黃溥等。謹以牲醴之儀。敢昭告於故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潛溪先生宋公之墓。曰。嗚呼先生。鍾天地之間氣。生文獻之名邦。性分之稟。既粹。進修之力。益強。六籍淹貫。義理精詳。沂濂洛之源委。窺孔孟之宮牆。文超千古。才具衆長。如唐之韓柳。如漢之班楊。雖雲漢昭回。不足以喻其光明俊偉。雖渤海深廣。不足以喻其浩瀚汪洋。初丁元蓮之否。則抱道不售。猶玉之韞。積珠之淵。藏晚際天朝之興。則明良契合。如魚之得水。鳳之鳴陽。石渠延閣。金馬玉堂。乃師帝胄。乃教國庠。聳後學之山斗。揭斯文之領綱。禮樂資之以制作。治道賴之以贊襄。嘉謀大猷之獻納。金縢玉冊之鋪張。勒之彝鼎。而昭示萬世。宣之詔敕。而撫諭四方。卓彼朝廷柱石。展也吾道棟梁。致一門之榮盛。喜恩數之非常。胡貝錦之騰誹。迺安置於遐荒。抵中道而疾作。遂易簣於壘塘。荷賢王之眷念。得遷葬於華陽。嗚呼。使先生之不死。安知不召司馬於洛下。歸賈傅於沅湘。何蒼天之不遺。欲上叩而茫茫。信死生之有定。惟哲人之順常。諄曰。已矣。死者不可復作。所貴有不死者之流芳。文足以垂教。德足以遺慶。道傳世而不泯。名垂後而彌彰。嗚呼先生。是豈真亡。我等晚生。不親模範。企想餘光。詢譎居而岑寂。慨孤塚之荒涼。弔英靈於冥漠。寓情懷於椒漿。不亡者存。庶幾來享。

祭文

羊城陳 璉

維宣德□年□月□日。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陳璉。謹以牲醴之儀。致祭於前翰林學士承旨潛

溪宋公之墓曰。古稱金華。文獻之邦。山川淑氣。篤生才良。匪著名於道學。則馳譽於詞章。繼後作者。吳柳與黃。聚維我公。毓秀其鄉。早嘗從游。聲譽亦彰。矧天分之既高。而學力之富強。博通羣籍。考訂尤詳。會設帳麟溪義塾。復著書青蘿山房。方元社之將屋。紛干戈之擾攘。抱道弗售。思以自藏。當盛朝之龍興。適文運之申昌。應詔而起。實際時康。人皆爭先而快覩。奚翅如景星之與鳳凰。受九重之眷遇。拜恩命之非常。甫通籍於金闈。遽進職於玉堂。或侍講於經筵。或典教於國庠。職司帝制。則唐之陸贄。總裁元史。乃漢之子長。高文大冊之傳播。弘辭輿論之敷敷。粹然天資之溫。燦然列宿之朗。譬猶米粟布帛。人皆嗜愛。良金玉時共寶藏。匪但獨聞於中國。而實盛傳於遐方。或擬諸昌黎韓子。或方諸盧陵歐陽。斯天下之公論。苟非公其孰能當。胡爲山頽梁摧。遽告弗祥。一斥不復。旅殯夔塘。後遷葬於城東。荷蜀國之獻王。宰本已拱。幾閱星霜。於戲噫嘻。孰其主張。余欲詰之。神理茫茫。雖然。公之高名。足以永世。公之雄文。足以流芳。將與天地同久。是謂不亡。殫生於海隅。夙仰聲光。獲讀遺書。景慕弗忘。邇來西蜀。叨長憲綱。詢佳城之如故。慨宿草之荒涼。耿余心之悵望。敬致奠於一觴。惟英靈之不昧。庶來格而來享。

祭太史公八首

方孝孺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爲學。惟道是明。緊我望子。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傳之子孫。意欲錫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

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遠。其歸無期。且貴非偶。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遭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百口徒蜀。與我羌鄰。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妾閭里。遲之三載。阻勉以從。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爲教。必本禮義。遠親絕俗。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尙寓于夔。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田里。或周其糶。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恐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愧公奧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矣。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不能服駕。出于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繁肉。貴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無祿。寥寥聖道。疇引疇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于天。薄宦山南。地鄰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奠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尤匪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興造物伍。聖主庸之。掌制玉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讒之。置于巴蜀。匪公之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

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謗與身亡。德爲世師。顧念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楸。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尙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戲世俗。糝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利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于家。細折密徵。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翼孟宗韓。沿洙遵洛。筆瓢陋室。若飫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殛。去鄉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幸逢。公墓于夔。拜謁靡遑。孀孤滿目。與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祿薄力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續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尙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眉。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

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尙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秦華以爲聲。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尙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譏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怪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閔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遠。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某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岷峨。濫跡鷓鴣。受緣丈人。

之鳥術等千金之瓠。惟嘉聲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沽。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哀悽。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鸚雀嘲之。蛟龍天遊。雷雨九土。一或泥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毫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著龜。人之典刑。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瓊璠。不幸西遷。限目江滋。麟踣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怪。以異於常。衆人不知。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與懷先正。追悼黃髮。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卹笑獨。惟君知臣。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妒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千載是託。歲月遄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褊。青城曩天。羣僊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興。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頽。孰知雲收雨霽。星斗之光。有若洪濶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崖。兗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守其遺緒。而賢王爲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慕其風采。而尙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旣屈之餘也。尙若此。而況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絕光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所以惓惓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尊。吾之不見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

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尙享。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改葬祭文

無名氏

斯文之傳世。越千載如一日。道德之感人。曠百世而相契。如日麗天。如水行地。自古仁賢君子。凡其經歷之所。宦遊之處。一遺迹與故趾。咸緬懷而仰企。況祠墓之所在。能不繕修而葺治。仰惟潛溪先生。海岳鍾靈。貞元間氣。一代人豪。百世偉士。昔在勝國。益事輅闕。著書龍門。優游卒歲。迨入我朝。風雲慶會。翊高皇以興運。肇海宇之文治。輔青宮以授經。登玉堂以掌制。子史羣經。其學之遠。景星卿雲。其文之著。追昌黎以齊驅。並廬陵而無媿。處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麟鳳之瑞世。此先哲之格言。實士林之公議。夫何末路崎嶇。夔門流寓。倏瞬息之百年。慨淒涼之墓隧。樵牧踐毀。蕪莽蔽翳。荷睿恩之崇儒。卜吉壤以改瘞。蓉城之東。山明水麗。馬鬣峨峨。千載之計。某等欽承上命。涖止於蜀。拜謁墓前。敬陳一祭。靈爽不昧。洋洋是覲。尙饗。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祠堂祭文

無名氏

天啓文明。哲人挺生。瞻依日月。際會風雲。卓哉先生。扶輿毓秀。海岳鍾靈。昔在勝國。肥遯山林。遭逢明主。撫運而興。玉堂掌制。青宮授經。贊襄治化。藻飾太平。開國碩輔。佐命元勳。文傳天下。德備一身。其德之粹。威鳳祥麟。其文之麗。景星卿雲。間闕末路。飄泊風塵。寒烟白草。百歲荒墳。道德感人。無古無今。卜壤改窆。仰荷睿恩。巍峨梵剎。撤毀弗存。改建祠堂。煥乎一新。屏斥異教。崇重斯文。山川增重。草木光榮。某等夙慕。

道德薄莫敬陳洋洋如在來格來歆尚饗

翰林學士承旨宋公改葬墓誌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公景濂。洪武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以疾卒於夔門。春秋七十有二。旅葬夔之蓮花峰下。於時經紀喪事。則門生夔府知事武義桑。以時護視墳塋。則鄉友嚴陵余公文。後三十三年。爲永樂癸巳。蜀獻王殿下。念公舊學。特給路費。賜葬具。以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遷葬於成都府華陽縣安養鄉之原。遣左長史明善。洎文武卿士。祭於墓所。復賜田以供祀事。遷後又七十有二年。爲成化乙巳。今賢王殿下。仰思太祖眷注之隆。慕公道德之盛。因閱御賜書誥。敕符詩歌等文。益加崇重。以舊塋土脈淺薄。歲久崩圯。無以稱宗祖崇儒重道之意。惕然興懷。躬臨墳所。賜詩致祭。錫賚其子孫有加。仍命擇地改葬。以圖永久。承奉宋君環。舊塋淨居寺。在錦城迎暉門外。山水環抱。土壤佳美。特啓讓其地而窆焉。乃是年十二月十三日也。尋廢其寺。建祠堂。以奉公像。而棲神。有所樹碑碣。以紀勳庸。而昭德無窮。何其盛哉。先是巡撫都憲池陽孫君。嘗復祭田。見侵者若干。贖其後矣。已而巡按監察御史新昌俞君。振才。按察使費溪周君。鼎。又相與圖所以爲表揚光大者。惓惓弗已。道德之感人心。曠百世而如一日。如此哉。嗚呼。公博極羣書。名滿天下。道德文章。固已衣被當時。而傳播國史矣。其處出遭逢行事之盛。與夫世系邇也。生卒歲月之詳。又具載門人義門鄭君。楷所撰行狀墓誌。及翰林待制王公禕。太常博士鄭君。濤所著傳記矣。奚埃璋後生小子之贅言哉。第念璋忝同鄉邑。茲又宦游於蜀。故敢僭書此。以識改葬歲月云爾。四川

提刑按察司提督學校僉事金華潘璋撰。

重開宋文憲公元配賈淑人墓禁步暨封介嗣中書舍人宋仲珩藏地碑

青蘿之山距浦陽城三十里而近。厥山崦岫不能與嵩華恒霍偶大。然天下知有青蘿者。以我學士文憲宋公景濂幼時力學其上。地物之名從主人重云。公應幣聘起山間。列侍從。上恆稱爲先生。論道上前。其大者若論黃石三略。公颺言勸上垂心典謨。上語賞賚。公颺言天下以人心爲本。人心得何憂乎帑竭。上觀穫公颺言。惟后克知稼穡艱難。念茲下民。惟后德盛懋。民有其天。凡厥獻替。咸若虞廷。有都有俞。有吁有咈。天下旣底定。凡郊壇太廟山川祠祀。樂律星歷。遠邦貢齋。諸禮文大政。咸咨公贊。授經太子。蹈矩履繩。太子莊事公。惟謹。廷臣視公。若孟有型。海外荒服。重譯來。必詢公安否。薄海兒髦。人人知有宋學士。乃公對揚太祖時。颺言曰。臣無他長。祇祇威威。維文墨議論。以明以聽於我后。推乃言。維乃心。念終始。素業於學。雖在輦轂。其忘青蘿哉。洪武十年。公致政歸。帝嘉公忠誠。特賜緡綺。誥封妻賈氏爲淑人。推恩次子璉。官中書。歸三年。淑人卒。葬青蘿山麓。冬。公以孫累寘茂州。明年。捐館於夔。永樂間。移厝華陽。今華陽古木豐碑。堂寢楹桷巍然。乃茲淑人一坏土。草木斬苞。蒙蔓弗治。萬屨之季。始有表之。曰淑人墓者。然四旁鞠爲蕪。蔬地。雉兔竄。町疇神魄罔安。侑淑人故烏傷民家女。余宰烏傷。習聞淑人於女克孝。於婦克順。公每曰。余雖貧。室人善佐余。南陔養克。諸余親。余心載寧。又曰。孝哉室人。賈也。女中丁蘭也。夫人霖雖不獲詳。夫人行誼。若所聞。乃公言。淑人君子哉。其儀不忒。維女而士。會余攝行浦陽事。旣表公祠。已下令環。

夫人墓五畝勿菽蔬。適有民甲訟於庭。言民乙侵宋中書墓。地者粵稽乘。中書善詩辭。工書法。太祖嘗賜和厥詩。至厥生歿。文無徵。召彼故老。僉曰。以茲土名爲宋墓。坵也。傳疑中書冢云。其體魄之藏。與。其諸弓劍之藏。與。則未有聞知。夫魂氣無不之也。況於乃妣之墓之側哉。唯淑人孝於翁姑。唯中書孝於淑人。松楸與。膝下依依。中書之靈。倘伴茲土。若夫隨母。矧文憲公聰明正直。神陟於天。亦游於虛。青蘿起家。地亮爲厥靈明所棲。妥淑人也。乃克妥公。公乃克妥矣。宋墓坵凡三畝七分。余捐俸錢七千。贖歸宋氏。累土而高封之。爲之碑曰。嗚呼。有明宋文憲公介嗣中書中珩之藏地。嗚呼。自今以始。行者必肅。乘者必軾。樵者勿翦。其宋氏之攝衣冠。奉文憲祀者。歲時敬謁大夫。邦人必恭敬止。永言保之。庸妥我文憲公與淑人與中書之神。庸對揚我太祖優禮我公休命。宰臣司鑿。勒銘庸護。銘曰。蘿施於柏。厥青澤澤。乃妣焉降。乃考焉陟。吁嗟中書安此宅。燦孝忠哉師象則。崇禎己卯仲冬望日。進賢熊人霖拜手撰。

